

百 科 小 叢 書

書 評 研 究

蕭 乾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究 研 評 書

著 乾 蕭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一
一 一個新勢力	一
二 萌芽中	三
三 未來的恐怖	五
四 書評與批評	七
第二章 書評家	一七
五 平衡心	一七
六 知識與品味	二二
七 書評和做人	二六

第三章 閱讀的藝術……………三四

八 經驗的匯兌……………三四

九 心情與效率……………三八

一〇 認識：四種意義……………四一

一一 整理與詮釋……………四五

第四章 批評的基準……………四八

一二 「美」……………五〇

一三 藝術與道德……………五八

一四 流行與不朽……………六二

第五章 批評的藝術……………六九

一五 派別與方法……………七〇

一六 審美的態度……………八二

一七	表現與主題·····	八四
<b>第六章 書評寫作·····</b>		
一八	標題：一個天銜·····	八九
一九	格式·····	九一
二〇	小標題：邏輯的陣勢·····	九三
二一	冒端·····	九九
二二	煞尾·····	一一一
二三	理想的書評·····	一一八
<b>第七章 書評與讀書界·····</b>		
二四	書評與出版家·····	一二五
二五	書評與團體·····	一二七
二六	書評與作者·····	一三〇

二七	書評與讀者·····	一四一
二八	書評與書評家·····	一四六
	附錄·····	一四九
	創作界的瞻顧·····	一四九
	小說·····	一五九
	欣賞的距離·····	一六五
	文字的繪畫·····	一七一

# 書評研究

## 第一章 序論

### 一 一個新勢力

都伏思(R. I. Difrus)在美國曾作過這樣的一個調查：他想知道什麼是讀者得與著作接近的媒介。這統計的數字他後來發表在一本書裏：(註)

媒介	人數
書評	3454
廣告	2460
友人介紹	1219
作者聲望	604
書店簿列	420
對問題有興趣	409
書店推薦	383
饋贈	270
演講中聽到	230
書名眩人	199
書皮眩人	191
書店申請閱	180
杜威介紹	161
函郵目錄	156
教授介紹	144
風行一時	136

這數字證明了現代文化裏的一個新勢力——書評：一種爲一般讀者所寫的一般書籍的批評。

隨了讀者層的擴大，新聞紙銷路的飛增，這勢力對於著作界，出版界，讀書界都將握有相當的權威。紐約書評家的一句話也許就成爲某本書的命運。這勢力對於文化或許是威脅，或許是促進；無論如何，它已牢牢地存在着了。學者儘管視自己的胸膛爲一本最可靠的目錄，專家可以輕視着書評的膚淺，但這勢力牢牢地存在着於廣大羣衆之間卻是事實。

在目前的中國，這勢力實在還不大。我們的閱讀購買大半仍是以廣告的魔力或自己的趣味癖好爲歸依。這是因爲我們真正的大衆尙未成爲讀者，著作人的名字也仍少得極易記辨。但終有一天，像塞克斯機一樣會在古國土上竟飛翔起來，書評總將尾隨了文化潮流將穩穩地步入我們的讀書界。

這預言需要證據嗎？國內批評的刊物隨了出版業的興旺而增加是近年來極明顯的現象。作者或出版家對批評家的諂媚與咒恨也印證着這勢力的增大。



註見 Duffus: Books, Their Place in A Democracy P. 51 N. Y. 1930

## 二 萌芽中

書評在中國的歷史的確不長。在我們那批評文庫裏，泛論作風，藝術理論，作者性格的還不少；但把注意集中到某書上的實不多見。至於在主觀印象外還顧及讀者客觀需要的，在固有的文庫裏幾乎沒有。

真正的書評是隨了雜誌的勃興而出現的。第三卷的新潮出過「名著介紹專號」，新月會把「書報春秋」作為固定的一欄。各科雜誌的尾部登載書評成爲一種風氣了。出版家看到大眾對書評的信任，於是自己也辦起書評刊物了。先後如新書月報（華通書局），現代出版界（現代書局），都曾風行一時。

前年，教育當局也與高采烈地辦起大規模的圖書評論，各科都由專家負責，這刊物出到二卷便夭亡了。一個更可注目的事實是書評逐漸侵入了新聞紙。簡短的書評在報端發見是常事。大公

報甚而辦起圖書副刊來。

一個美國圖書館員把當代的書評分爲四類：（一）學者的。執筆的多是專家。但專家易分派系。所以遇到主張不同的常爲偏見支配，吹毛求疵，不顧全局。對於異己的新發見尤難容納。有時標準定得太高，對普及的著作常乏同情。（二）欣賞的。多出自敏感的批評家。歡迎一切新的進步，也常能指出一本書的特殊處。但評者學力不逮，超於原著的見解不常見到。（三）漫罵的書評。對作品牽強曲解，對作者個人肆加詆毀，專以破壞爲能事。（四）報紙的書評——美其名曰「趣味的書評」。只求新奇熱鬧，引人入勝，而不重批評基準。

這四種書評都已在中國萌長着了。博學的教授在批評玉君時，卻用去八成篇幅講起西洋小說發達史來。翻譯老將提筆批評起另一個翻譯手的工作時，四分之三的篇幅成爲逐頁校閱的勘誤表。說着恭維話的又多是一些十足的外行，而前的書像是該科唯一的典籍。刻薄的，口口聲聲「教授」「博士」，用極富酸性的話嘲笑着書的作者。至於在報尾巴見到的書評則除將原書目錄如流水帳地一氣鈔完，就再沒可說的了。膚淺有了。卻似還未把握到那點新奇熱鬧。

### 三 未來的恐怖

隨了文化經濟的演變，書評將逐漸職業化了。職業書評家目前在中國尚不多見。偶爾一個常寫書評的人出現，但細一調查，這人也許在某地教蒼書，（一個業餘的批評家；）或者寫了一些時候，翻身自己變為作家了。缺乏固定的書評作者自有許多不便處，但也省卻許多弊病。因為這種業餘的書評家纔是讀者層真實的、不甘緘默的代表人。他也許偶爾為一個知友寫篇介紹性的書評，但他不至為許多下流作家所包圍。更好的，沒有業餘的書評家甘作出版人的爪牙，像許多美國職業書評家那樣。

只有在萌芽狀態中允許人們玩票。當千百種書每日由印機中傾了出來時，業餘的書評家將擔當不了這全部的工作。那時書評的刊物將大批出現。每個刊物都擁有一些專司書評工作的人。那時，按月領薪的職業書評家要看編輯人的眼色。編輯又要覷着出版家的眼色，如果把應捧的書給罵了，好，即刻出版家就會走進來。第一句話就是「喂，把我登的廣告撤了！我按月給你上千

的廣告費，你還說我的壞話！」

職業的批評家產生時，不署名的書評將出現了。像我們今日的報紙一樣，書評目前還逗留在個人主義的時期。等到報館或雜誌的書評欄主任麾下，有幾十個書評家爲着薪資工作時，個人的真名將不再爲編輯所姑容。那時是被評者吃啞吧苦的日子了。一個作者諷刺書評家的權威說：「因爲你不署名，沒有敵手能還擊到你身。同時，你的武器永不至落空，因爲你的勢力遠超那些署真名的。那聲「我們」的魔力是沒有別的權威能抗比的。因此，你的宣判詞效力格外大。」

當前半工業的沿海都市對畫報的需求也使我们推測未來的書評刊物也必要部分地畫報化。這傾向發展到極端時將使批評成分減到最低限度。書評刊物爲了迎合一般傾向要把內容趣味化也是必然的現象。

由編輯先生指定對象的書評家將沒有像業餘書評家那樣的熱誠了。他也許愛文學，但分配到他面前的卻是本社會問題討論集。他也許對左拉有特別的興趣和認識，但他要批評的卻是高爾基。這種違反脾胃的東西已夠使他頭痛了，而限期又只有幾小時。看了那厚厚的一本書只是發

愁。這時，一個由嗜書而成爲書評家的人將討厭起書來了。填篇幅的心很容易超出批評的興趣。於是，草草把書翻閱一遍，提筆寫起來了。習慣的行話，固定的格式，瑣屑的引證，看來像閑話，也像夢話；但工作者總可以呼出一口舒適的氣了。

那時，評價基準較高而聽衆較少的批評家將自動地和書評家分手了。說他是庶出，罵他是敗類，一個文藝的沿街叫賣者。

但職業書評家終將產生，如果社會是走向分工化系統化的路。

恐怖果然是不可避免的嗎？風氣，朋友，我們迎頭趕上去糾正這段未來的歷史是可能的。

#### 四 書評與批評

中國的批評界似活躍着兩種人物：批評學者和批評者。前者的文章常見於雜誌的首端「論文」欄裏，介紹着晚近東西洋的文藝觀念和方法，但很少人肯將那些精確的方法應用到本國流行文藝的品評上。後者的文字多登在雜誌的尾部「書評」欄裏，用一種熟習的行話，一種固定的

格式，論斷着近刊的書籍，而對於新興的文藝理論又不屑顧及。這兩種人在工作上雖是一貫的，而實際上卻常漠不相干。

批評的刊物我們是有的。我們甚至有過專載書評的刊物，爭論着『我們的沙寧譯本比他們的好。』誇說着名家的裝幀，誇說着紙張的潔白，序文的名貴，對於作品卻像總是那幾句行話在玩撲克牌地變換着。

不久以前，國內天亡了一個流傳頗廣，權威極大的批評雜誌。但那停刊的消息在讀者大眾臉上並未畫出多少哀悼的神色；因為大眾對於那些教科書，那些原文專家名著及古典文學翻譯的興趣實在太薄了些。對於黨派的爭辯他們更不摸頭緒。

於是他們返過身來自語地說：書還是讓我們碰着運氣讀，憑着高興買吧。橫豎你們那些高深的書我不懂。淺的又不在你們眼裏。

誰那麼愚蠢，悍然反對新的文藝理論的介紹呢？但我們似還應進一步把那些抽象的公式消化了，用來詮釋指點自己的生產品。漠視專家研究和主張拆掉中央大學一樣胡鬧。但一個忽視普

及教育的國，即批評也不把大衆打在算盤裏。是的，偉大的批評家對於過去負着整理，對於將來負着預卜的神聖使命。但如果同時代的一般讀者不能由他的工作得到好處，他的工作至少在目前近於浪費。批評作用失卻了廣遠的發展，僅有那深邃，恐反將成爲時代的累贅。

但是，有人說，研究營養成分和測量月球距離同是不可漠視的呢！而且，測量的人是走向深處的，因而也是人類文化的推進者。好，姑算我們這角世界的情勢准許我們中間一些人去探求哈姆列德悲劇的統一性，浮士德哲學的起源，所准許的也必是極少數——我們便尊這些人爲批評學者。

一切文藝法則似乎都由這些少數特別有學問的人制定，司法的人呢，該是批評家了。但這裏卻有了糾紛，因爲有了兩種批評家出現。那受着排斥遭着怨罵的叫做書評家。

愛律葉特，詩人和批評家，在他的傳統與嘗試裏說：『這年頭批評不景氣，一半也是爲了生計所迫，多數批評家都淪爲「書評家」，成爲草率疏忽的工資奴隸了。』（註一）這話錄是說：批評家和書評家截然不同種類。書評家是低賤的批評家是尊貴的，書評是市儈的勾當，批評是神聖的職

務。

另一位當代有名望的英國批評家，曼殊斐爾的丈夫，穆雷卻說過相反的話：『書評家和批評家中間是不該有差別的——書評家的職務是評判面前的一本書。但實際上，爲了許多拙笨讀者的便利，他也得涉及原書以外的事。反之，目前經濟的情況強迫着批評家們改業書評。』（註二）

顯然地穆雷這裏並不會否認這兩位似是同行中間的差別。反之他實在具體地提出了這差別之所在。只是他感到這差別將爲今日社會現狀所消滅，而且這消滅並不是一件可悲傷的事。

在中國，批評家和書評家的分野還不明顯。一面由於真正大衆尙未成爲讀者，同時，修養厚見解深的批評家也還不多見，貴賤高低仍混沌不明。批評只有作者及作品之分。作品的批評常統之爲書評。

那麼，在工作的性質上，書評家和批評家果然不同嗎？我們禁不住要這樣問。設若是，差別在那裏？裏更要緊的，這種差別是無從或不必消除的嗎？

許多美國的書評家驕傲地說：『書中有新聞』。區別和攻擊書評的人常把這點做爲主要



論據。一個美國領袖的書評雜誌在社論裏會說：「——爽直的書籍新聞總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批評強。書評可以側重評價，但所評的既是新書，就必須含有充分的新聞性，就得是新聞織成。本誌對於評價的工作加以重視，但一篇書評須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是新聞。我們提倡這種新聞的書評。我們提倡用寫兇殺案的本事來寫書籍新聞。」（註三）

無疑地這種提倡要遭到同行的否認，批評家的藐視，和讀者的不信任，因為這辦法蘊藏着無限危險：匆忙的記者先生抓到了一本書，隨手翻出一段「新聞」，坐下便寫了出來；不問該書的全部價值，不問讀者客觀的需要。雖然不少書評家否認這傳統。但現狀卻在證明着它的存在。這條路沒有一個批評家肯走的。所以，在這點上，兩位同行中間像是有了極明顯的差別。但這差別是由於書評家走了歧途，輕視了批評的尊嚴。

有的人視書評為介紹，因為牠扼要簡短，極少指摘。但這實不是一個可靠的差別，因為貶責的書評也是常見的。如果介紹是為作者及作品有所申述，那是無論書評或批評都應包括的成分。但僅有這點介紹性的申述既不成為書評，更算不得批評，因為它缺乏客觀的判斷。不幸在中國許多